

道光十三年重修

鷺州志(卷五)

藝文部

疏

乞恩旌表疏

明參政王建屏
郡人

竊惟皇極錫類庶民無不展之孝思聖化闡幽匹婦無不伸之苦節臣伏讀大明會典內一欵凡民間寡婦三十歲以前夫亡守志五十歲以後不改節者許令旌表三十三年詔書內一欵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如果事實許令奏聞旌表令甲昭垂烟燭焜熒傳頌天下臣民遵例表揚者不知凡幾矣值此聖明隆遇之不孝豈復容於著據間哉臣原籍陝西延安府鄜州人祖母

李氏本州者民也次貴室女十六歲適臣祖宗堯生臣父治臣
臣叔三人而臣祖父早亡時臣祖母年二十八臣父尙幼諸叔
俱未離襁褓祖母誓以身殉茹號躋踊奮首觸棺顚額破裂斷
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屢絕復蘇維時親黨咸勸以弱子在膝宗
祀一脉爲重迺鋌起飲血遺殮衰毀骨立竟以窮子一女子
鬻簪珥衣餚掩夫於坯土家徒四壁躬執汲爨夜勤績紡以育
諸孤延師教臣父明一經入爲廩生諸叔皆長成家愈貧甚零
丁孤苦拮据萬狀志操愈堅貞潔無二蓋四十年如一日也臣
父用是奮志勤學著就功名以報母德獲霑一命爲廣文講師
青衫冰蘖寒素唯督臣及臣兄建毫課誦同領鄉薦祿養未及
告終孀節未表母志而臣父亦遂垂亡之頃屬臣兄弟以母

未報死且不瞑目爲恨焉今臣叨科第通籍事上皇二十一年
受高天厚地之恩榮幸愈遲而臣祖母一生苦節尙未一聞其
臣所爲日夜動心搘膺而不能已於言者也安得不披肝瀝血
仰陳於皇上之前邪臣仰見皇上恭事聖母至孝遠軼舜文超
越今古哀詔宣播令人感激泣下達孝推及千載一時此正臣
祖母幽貞可以表見之日也查得戶部主事呂昌斯戶部郎中
王浩各以祖母貞節奏聞蒙恩旌表臣之事體實與相同故敢
冒昧陳情伏乞皇上垂憐勅下禮部轉咨都察院行臣原籍巡
按御史等衙門勘明覆奏照例與近日諸臣陳乞者一體旌表
則匹婦無不聞之節操微臣無不盡之孝思皇仁浩蕩非徒臣
門生色而章志豈以直於聖化益光矣

明季天下之亂起於西北臣鄉延屬實首被其害李自成張獻忠等縱橫流毒二十餘年老稚殺戮少壯擄掠傷心慘目已不忍言崇正十三年天災流行父子相食幾無遺類計此方之民半死於鋒鏑半死於饑饉今日存者實百分之一皆出萬死而就一生者也是以原野蕭條室廬荒廢自宜君至延綏南北千里內有經行數日不見烟火者惟滿目蓬蒿與虎狼而已計非休息生聚費國家數十年培養之力必不能復元氣而措安全乃今積困大害更有萬倍於他處者丁徭是也臣緘默不言則疾苦壅於上聞惟有日朘月削趨死亡而已矣臣宦直隸卽以直隸之錢糧核之直隸地畝丁糧總名曰條鞭起解存糧

融支收每丁銀不過一錢二分是以百姓樂輸而易完延屬則不然地畝所出者名曰大糧人丁所出者名曰條鞭大糧以供起解額徵猶有定數條鞭備存留官役之俸薪工食出其中餉生廩餉出其中此猶曰必不可已之經費甚至各上司提冊催號之使費出其中各差役需索供應之繁亦出其中而本州縣驛遞城守諸務又種種出其中嗟嗟百千瘡何一非此農星落落半死亡之膏血哉故每丁每歲有費至三兩者有費四兩者較之一錢二分之額徵其相去詎止倍蓰夫延安處萬山之中土地寒薄收獲有限數年來金生粟死成米數石僅能易銀一兩且人皆賦資愚蠢不善治生商賈又別無舟車經營運用之方株守本業積善幾何卽罄上戶之產尚不足供終歲三丁

之費而況鵠面鳩形啼饑號寒者乎是以淳樸者鬻賣男女以償其奸猾者非擣家遠徙則铤而走險耳每見開徵之期父子蹙額夫妻愁歎相率捐親戚棄墳墓者累若喪家之狗失巢之鳥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流離瑣尾良可惻然卽官其地者覩顛連光景亦皆有死之心無生之樂然事勢所迫補救無術惟有飲泣太息而已矣若不早破除此弊恐非盡延安之民驅於樂土盡延安州縣胥爲荒邱不止也伏祐

皇上痛念此一方子遺

勅下該部行令彼處撫按道府力加釐正額定欵項丁少費多不敢望如一錢二分之輕亦宜曲爲調劑裁去無益俾不至重困難支則奄奄殘黎庶漸有起色乎

折畝議

許 瑤

竊觀天下荒殘之地惟延爲甚千里頃山四圍重阻商賈不至其地行旅不出其鄉經營之路絕矣及流寇首難閩逆始禍毒荼蹊躡民生愈困迨我朝定鼎王逆復造亂於三川再值旱澇漂沒更烈此延民所以日削月割以趨於貧窮而無告也今以出賦之地言之所謂東南其畝者皆建瓴側立糞溉不能仰而置諸上淋潦又復衝而瀉諸下故其民窮於耕耨地則崖凹石坡沙礫相錯爲積陰之處雖大稔之歲僅可一收故其民又窮於收穫按明代二百餘年當未遭荒亂之日皆以折正起科或八九畝出一畝之稅或五六畝出二畝之賦民猶有二月賣絲刷肉醫瘡者蓋朝因兵燹之後人民稀少所在拋荒乃興

古道嚴專以清吏爲事令有司百姓自行開首計畝報糧此非
有神驅鬼使能釐荒而無也不過以熟包荒耳故鄙民一畝之
地六賦其糧洛民一畝之地八賦其糧含糊賄納向隅莫誣陳
布政奏疏所稱不能完而貽上以加增之名者言之誠然也邇
者洛川宜川二縣姪欠十六年耗銀各千餘兩終日敲朴分臺
莫由墾納官受罰而民被害究無補於國賦是朝廷有加賦
之虛名而貽耗賦之實害也督撫繪圖請命膚施甘泉二邑已
沾 皇仁乃延川宜川延長宜君中部洛川鄜州七處未經
覆 題折正接原開折正字榜延川宜川四畝應折一畝延長
宜君中部五畝應折一畝洛川八畝應折一畝鄜州六畝五分
應折一畝愚謂異日之議墾荒議復額何如

地畝一折百姓無贍累之苦止完應納之糧生聚不繁而自繁
原田不墾而自墾豈曰減賦實基增賦之原矣所謂以損爲益
之術也

丁徭議

許 瑞

古者十六受役六十歸田而民有丁差此租庸遺意也天下戶
口每丁不過以幾分計多至以一錢計獨脚延之民赤貧隻身
而歲納至七八兩不止者較之幾分則一丁已至百丁較之一
錢亦一丁而至八十丁矣其當全盛之時鄜屬徭役已重於天
下然宋擎易舉丁多徭均自足供一縣之用及七遭兵燹人民
逃死存者僅十分之二而每縣經費所需仍然準昔日也十分
之用責之三分之民數丁之供坐之一丁按冊則丁多閱人則

丁寧居其始名大辛已豈鬼錄藉其戶上里移並無誰設生者代死者與差現者替逃者肩役人無固志逋亡愈多破窯非可戀之居藍縷無難挈之物滇離轉徙客死他鄉此旣興去土之思彼詎懷生還之望所以現丁亦變爲逃丁而逃丁永不能復爲現丁者皆虛丁害之也本道到任盡出所攜一捐以築城垣再捐以恤孤老三捐以製器操賞振飭武備四捐以助倒塌窯穴及修蓋房屋者招撫流移安輯老弱然而鴻鴈仍墮於澤中狐兔竟絕於邱首豈皆無墳墓骨肉足動懷來惡保聚而樂危亡哉令煩禱重徭役爲之驅故甘抱願裹足而莫敢前也興言及此拊心嘔血無計剜肉而醫瘡以宣君一邑言之原設三十里今止存一里里不滿十甲甲又集全戶戶又多單丁則

上之志率一勺也如延長以一千六百餘丁而包七千六百餘
丁已蒙院批候會 題九屬喟喟望風不啻解懸拯溺伏乞嚴
檄各州縣清查現在實丁冊報供役將所謂老丁偏丁供丁幫
丁各項盡行革除則一丁止納一丁之徭而包納數丁贍納亡
丁等令永不爲生民之害矣將見挈老幼而歸者踵相接何難
復丁徭之舊額也哉

運鹽議

許 瑤

竊照鹽法成例招集商販疏通官引此自古不易之定制也奈
延慶等府現無商販不得不向戶口散引引散矣又不得不責
戶口馱鹽馱鹽一也而州縣距鹽池有遠有近則利害判然於
其間矣如慶之環縣去池最近民以馱鹽爲樂蓋米穀糶無去

路駄鹽可獲銀錢本處賣之不盡駄遠更得倍利也如延之延川宜川延長鄜州四屬在延之東南去池最遠驅民駄之爲最苦崎嶇險隘往返三千餘里運載艱難及售鹽之後一引所費得不償失賠折十倍一苦也有牲畜者猶堪措持貧無力者背負肩荷辛苦萬狀如宜川該引一千二百九十六道計鹽二十二萬九千二百斤須用長驥五千一百八十四頭則腳力之難辦二苦也宜川冊丁一千一百有奇以兩驥一人計之須夫三千五百九十二名卽空國負販就是力南畝應正供者乎拋荒田地而傷農三苦也故今日之民皆甘心納課繳引不欲駄鹽所食之鹽願買之近池縣之步販耳然功令恐有民間納銀不得升合鹽之諭而司鹽者不得不責之以駄是欲小民

恩惠而傾家蕩產以至驚竄轉移者有之故民視馱鹽更苦於
包丁包地以池遠而害深也如聽納課不駁鹽朝廷不可受
不與而取之名然必欲強之則又民受實害是迫以賠累之奇
禍無益於國有害於民大不可也竊以爲不責遠池之馱鹽而
責遠池之銷引蓋近池之民惟冀多得一引以謀利有私取遠
州縣以往駁者此民間之私弊若明許遠池者將引轉賣近池
之人一轉移之爲公家之公利在朝廷視之依然商賈也在
民亦免遠涉且可優游納課而國稅不至於病民矣

復弭貧糧議

許 瑞

文王發政施仁必先繢寡孤獨天子巡狩列國首問養老尊賢
未有於熒熒無告之民算及鉛銖也門者國用告缺司農裁

及月糧有議者屢見告章矣然司農之下念貧民未嘗不周摯也奉有明旨令天下各州縣於貯穀預備倉糧內指給是裁

存留之月糧未嘗裁倉穀之支給月糧裁此倉穀給彼並未少不貧分毫沾

皇仁而濟國用司農之計未嘗不盡善憐本

道前守廣平初不聞有減扣之令夫何一入廊延荒殘稼自見

百姓皆似孤負而問孤貧反絕少駭而問之曰孤貧糧已盡裁

也問州縣官何故不給倉穀曰未奉上行也豈各省與直隸奉

旨之上行亦有殊邪此可食長太息者一也至廊州洛川

等處則倒追十年十二年食過月糧敵撲比而不容其流散

蓋爲駭異傷心夫以孤貧既不給新糧矣反追食過舊糧自古

有此王政平且食糧已過數年食糧人已死過半止就一息待

存之孤寡追復從前已散之口食非惟不仁抑亦不智矣此可爲長太息者二也伏乞憲臺徹底清查如係未經報部之糧直與蠲免如係必不可蠲之數卽於現貯預備倉穀賑濟之內作正支補仍諭各屬查現在倉穀邇旨支給皇仁得廣而窮民更蘇矣

折畝議

國朝副使鮑開茂山東人

則壞定賦額在全書下有惟正之供卽上有經久無弊之制非可輕議增減者也延屬沙漠極邊所歷多荒巖窮谷加之疊羅兵糧斷井塞烟在昔四畝而折一畝或六畝而折一畝者正念此磽瘠之地凋瘁之民胼胝餘生不忍重困未可與煦煦原陽同日謹耳自興屯捏報之後鄜屬一州八縣按地起科遂作定

額昔之五六畝而折一畝者各畝其畝矣五六畝而辦一畝之賦者各賦其賦矣有司奉功令爲考成窮民認虛浮而賠納繫轉苦累力盡骨枯年來上下勘查屢駁屢控無非欲爲邊塞遺黎請一旦之命畧圖休息耳余目觸凋殘業將三川折正前由通詳各憲現在行查乃鄜郡之虛地浮糧尙勘懸未定剝膚之痛呼籲頻年所不得與甘膚兩縣邀一視之仁當亦浩蕩

皇恩惻焉動念者矣莫非王土去其捏報之數則計畝成糧總此窮黎免其賠累之難則歸輸恐後益以見折正之舉實大利大害所關民生之休戚與國賦之盈縮引領於各憲題請者以日爲歲辟之疾痛呼天情非得已實未敢輕議增減者也所有應折分數稽之前詳條分縷析陳一議以備採擇以俟